

中国大皇帝书系

◎ 葛思绪 / 著

武则天大帝

下

- 她是一个淫暴狠毒的女人
- 她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女皇
- 为了邀宠，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
- 为了篡权，她用美色俘虏了父子两个皇帝

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葛思緒／著

武则天大帝

下冊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

第九章 母子相残

新太子李贤才智过人，文武双全，纵是整日花天酒地，也没能躲过母后犀利的目光，遭贬边陲……新皇帝李显刚坐了一会儿的龙椅又被夺走，母后一纸“休书”，竟“休”掉了大唐的天子……武则天惬意地高坐朝堂，指点江山，一边的睿宗李旦低眉顺眼，宛如一个摆设……

太子弘死后的第二个月，即上元二年（675）六月，高宗的第六子、武则天的次子李贤被册立为皇太子。贤，字明允。永徽六年，封潞王。显庆元年，迁授岐州刺史，其年，加雍州牧，幽州都督。武则天共有四子，最数此子天份高。时始出阁，容止端雅，深为高宗所嗟赏。高宗曾经对司空李勣说：

“此儿小小年纪，已读得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，诵古诗赋复十余篇，暂经领览，遂即不忘。我曾让他读《论语》，至“贤贤易色”这句时，他再三覆诵。我问何为如此，乃言性爱此言，方知夙成聪敏，出自天性。”

龙朔元年，徙封沛王，加扬州都督，兼左武卫大将军，雍州牧如故。二年，加扬州大都督。麟德二年，加右卫大将军。咸亨三年，改名德，徙封雍王，授凉州大都督，雍州牧、右卫大将军如故，食实封一千户。上元元年，又依旧名贤。

太子贤与其兄故太子李弘所不同的是，贤不但文采出众，而



且十分留意武功。弓箭、骑马十分娴熟，特别醉心于外出狩猎和打马球。真的是文武双全，朝臣们都认为他有乃祖太宗皇帝李世民的英武遗风。因此，李贤刚一立为太子，高宗就大赦天下，寻令太子监国，参与政事。并派张大安为太子左庶子，刘讷言为太子洗马，全力辅佐太子贤，以期尽快地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帝王继承者。

与此同时，武则天也加紧推行她的十二条改革措施。其中劝农桑、薄赋徭、给复三辅地，以及禁浮巧、省力役，使农业得到了发展，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。广言路、杜谗言、增加京官的薪水、提拔有才能的臣工，使吏治朝政进一步得到改善。

为了进一步把持朝政，在朝臣中培养自己的亲信，武则天打破常规，不拘一格，亲自面试选拔了一批人才，并根据他们的特长，授以适当的官职。这批人成了武则天的“智囊团”。一般朝臣进入大内须走南门，而此等人奉皇后谕旨，特走北门，时人称之为“北门学士”。

北门学士比较著名的有刘祎之、元万顷、周思茂、范履冰、卫敬业等人，以下是他们的简历：

刘祎之，常州晋陵人，世族大家出身，其父刘子翼是隋朝时的知名学者。祎之少以文藻知名，为右史时被召入禁中修撰，官至宰相。

元万顷，洛阳人，元魏皇族后裔，善属文，被召入禁中修撰，官至凤阁侍郎。

范履冰，怀州河内人，为进士出身，召入禁中修撰将近二十余年，官至著作郎。

苗神客，沧州东光人，乾封元年幽素科及第，为右史时召入禁中修撰，官至著作郎。

周思茂，贝州漳南人，少以文才知名，为右史时召入禁中修撰，官至麟台少监。



北门学士在武则天的授意下，完成了一系列由武则天署名的著作。主要有《孝子传》二十卷、《列女传》二十卷、《玄监》百卷、《少阳正范》三十卷、《青宫纪要》三十卷、《维城典训》二十卷、《风楼新诫》二十卷、《乐书要录》二十卷、《内轨要略》二十卷、《百家新诫》五卷、《兆人本业》五卷、《臣轨》二卷等。该系列书籍，涉及到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方方面面，洋洋洒洒达数千卷之多。

北门学士在修撰之余，同时也为武则天参谋政事，间接或直接干预国事，成为武则天控制朝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坚力量。

毫无疑问的是，太子李贤监国、处事常受“北门学士”的牵制。这一天东宫的一帮人愤愤不平，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密奏太子说：

“北门学士，依仗皇后撑腰，其势逼人，于殿下十分不利，望殿下早作决断，从速修撰自己的著作，借以培养自己的亲信重臣，为日后的登基称帝打下基础。”

太子贤点了点头，但又有所顾虑，他说：

“母后为人凶狠，遇事不饶，公开另行修撰，恐招惹母后的忌恨，反于事不利。”

“殿下何不以‘献上’的名义来做。”张大安说。

李贤闻言，觉得这主意不错，但也不宜锋芒显露，于是指示张大安选一本书，搞个注释之类的工作，以此名义从而收罗和发现一批人才。

其后不久，在太子东宫迅速聚集了一帮人，除张大安和刘訥言外，还有洛州司户参军格希元、学士许叔牙、成玄一、史藏诸、周宝宁等人，于仪凤元年完成了范晔的《后汉书》注释工作，并以此贡献给高宗皇帝。

修撰正在进行时，高宗闻之大喜，手敕褒之曰：

皇太子贤自顷监国，留心政要，抚字之道，既尽于



哀矜；刑纲所施，务存于审察。加以听览余暇，专精坟典。往圣遗编，咸窥壶奥，先王策府，备讨菁华。好善载彰。

作贞斯在，家国之寄，深副所怀，可赐物五百段。

及书成表上之，高宗又敕令赐物三万段，并以其书付秘阁收藏。

高宗皇帝的表彰和支持，使太子贤的声望如日中天，其小集团的势力也日益与武则天的北门学士抗衡。同时，太子贤也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，插手朝廷方方面面的工作，秘密建立自己的情报网。

太子贤的举动自然难以逃脱武则天的眼睛。刚解决了对自己有威胁的太子弘，又冒出了更厉害的太子贤。武则天忧心忡忡，彻夜难眠，若任凭太子贤发展，自己到最后难免落个退居后宫的下场，一生的理想，半世的心血就会付之流水。

黑暗中，武则天咬紧牙，决定再搬掉太子贤，但采取何种措施，武则天着实动了一番脑筋。若采取惯用的下毒的方法，未免让天下人看出苗头，思来想去，她决定先乱了太子贤的阵脚，而后伺机把他换掉。

主意一定，武则天叫内侍召来在外宫太医局值宿的明崇俨。那位说明崇俨是谏议大夫，何以到太医局值宿？却因明崇俨略通医道，尤精按摩术，名义上他是谏议大夫，实则是武则天的“健康顾问”，在高宗多病，身体虚弱的情况下，明崇俨担负着抚慰武则天的重要任务，其值宿太医局，可以随时等待武则天的召唤。

这时间已是半夜午时了，明崇俨早已睡下了，但一听天后相召，明崇俨又急忙爬起来，他刷刷牙，漱漱口，飞快地穿上衣服，随武则天的近侍急速赶到了内宫寝殿。进了殿里，明崇俨的脚步自然放慢，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寝帐前，轻声说道：



“天后，您还没睡呢？”

“进来吧。”武则天说。

“遵旨。”明崇俨答应一声，进了寝帐，二话不说，照例给武则天施行按摩术。武则天四肢伸展着躺在床上，任明崇俨按摩着。

“崇俨，半夜里叫你来，你辛苦了。”

“天后，您对我恩重于山，起我于民间，崇俨万死不得以报天后。”

“崇俨，你是不是我最信任的人？”

“崇俨眼里惟有天后。”

“我想交待你两件事，你能办到吗？”

一听这话，明崇俨也不按摩了，忙爬在床沿，连磕三个头，眼泪汪汪地说：

“崇俨愿为天后肝脑涂地，难道天后还不信任小臣吗？”

看着明崇俨的一脸的委屈样，武则天挺满意，她坐起来，握住他的手说：

“现在我的处境你可能也了解一、二，这些年来，皇上多病，又加上天灾兵祸，大唐的江山风雨飘摇，我不得不从后宫走到朝堂，主持朝政，但因此遭到一些朝臣的议论和忌恨，他们在太子贤面前诋毁我，怂恿太子培养自己的势力，明里暗里地和我对着干，不听我的谕旨。想想我有多么的伤心，这些年来，我饭吃不下，觉睡不好，日理万机，尽心尽意地为了大唐，为了太子。可现在太子贤大了，成人了，竟打算把我撤到一边，我，我好伤心哪……”

“天后英才天纵，高宗多病，独撑危局，天下有目共睹。尤其是现在正在推行的‘建言十二条’，更是让士庶额手称庆。太子贤不知好歹，不念母恩，实在可恶，臣要代表天后当面责问太子。”明崇俨气哼哼地说。



“当面责问，未必起什么好的效果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反正我明崇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天后受委屈。”

“是啊，可他是我的儿子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”武则天唉声叹气地说着，她捏了捏明崇俨的手，望着他的一双小手，万分感慨地说，“等太子一旦登基，恐怕我就没有能力留你在后宫了，也没有福气享受你的按摩了，甚至你也不可能当这个正四品谏议大夫了。”

“天后，这怎么办？崇俨可不愿离开您啊。”明崇俨说着，又从眼角淌出两行眼泪来，“天后，你还有三个儿子，干吗要让李贤这个不孝子当太子？”

“崇俨，你会相术，你看谁当太子合适？”

明崇俨摇头晃脑地想了一会，说，“天后，英王李显当太子比较合适。他比较听您的话，听说他的妃子赵氏死时，他毫无怨言。”

武则天点点头，这才慢慢道出了深夜召明崇俨的真正意图。

“崇俨，更换太子一事你和我说还不行，关键还是要说通皇上。”

“当然！”明崇俨拍着胸脯说，“臣有时候说些话，皇上还是比较相信的。”

“不过现在时机还不到，你必须先这样——”武则天凑近明崇俨，悄悄地把自己的打算说了一遍，明崇俨听得连连点头，又连连竖起大拇指，万分佩服地说，“天后，您太英明了，您才是真正的皇帝。”

“崇俨，这话可不许乱说。”武则天故意板着脸说。

“不乱说，不乱说。”明崇俨又把手搭在了武则天的大腿上，异样的眼光盯着她的脸，边抚边说，“崇俨一定按天后的意思办。”

“好了。”武则天拿掉明崇俨的手说，“天不早了，你回去吧，



我也困了。”

一听这话，明崇俨无可奈何地爬下床，穿上鞋，恋恋不舍地走了。

散布谣言是明崇俨这类人的拿手好戏，他像拿着火种在草地上烧荒一样，这点一下，那点一下。不久，宫中迅速传开了这样一则离奇谣言，说太子李贤不是武皇后的亲生子，其母乃是与高宗有染的韩国夫人。

流言总是有点现实依据的。永徽五年十二月十七日，武则天在前往昭陵的路上，早产生下了太子李贤。上年年初，武则天才生下长子李弘，在李弘和李贤之间，武则天还生过一女，即被其亲手扼杀的长女。如此算来，武则天是两年生三个孩子，能有这样的可能吗？一个皇后能在身怀六甲、且已临产的情况下，外出颠簸去拜谒昭陵吗？且如果说李贤是早产，这样一个不足月的婴儿在寒冷的路途上生产，能存活下来吗？

流言家的种种疑问，证明了李贤并非武则天亲生，那么谁是李贤的生母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与高宗有染的武则天的胞姐韩国夫人。当初，为了避免韩国夫人和高宗私生子的丑闻，将李贤秘密充当武则天的孩子养在宫中，保住了高宗的一支血脉。

谣言终归是谣言，其漏洞百出也是自然的。试想想，以武则天的性格，怎么会容忍一个不共戴天的情敌的儿子，长期窃居在自己的身边，且屡迁高位，直至升为皇储太子。

谣言尽管是谣言，但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却不可小瞧。太子集团的一些势利之徒听到这个谣言后，都疑神疑鬼，失去了干劲，觉得跟着太子贤不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，说不定因此会连累自身。因此，一些人纷纷打退堂鼓，相继离开了东宫。同时，一些朝臣和部门也看出了苗头，也都对太子贤另眼相看，渐渐地，太子贤的势力萎缩了，一些政令也行不通了。太子贤焦虑万分，找来太子左庶子张大安在密室里商讨对策。



“张大人，这则谣言是从何而来？又因何而生？”

“殿下，此谣言乃自宫中传出。臣已启奏天后，请她务必查究，以消除影响，可天后光答应不行动，臣以为……”张大安说了半截话又停住了。

“以为什么？快说！”太子贤有些急躁地问。

“臣以为这是天后故意而为之，据臣从侧面了解，此谣言乃起自谏议大夫明崇俨的口中，而明崇俨又和天后走得最近。”

“天后布此谣言，意欲何为？”

“臣自忖这是天后权欲过重，深嫉殿下英才，以谣言来瓦解殿下的势力。”

“如之奈何？”太子贤焦急地问。

“天后已临朝听政近十年，朝中亲信众多，其势不浅。且天后残忍好杀。以我东宫的势力，还不足与其抗衡。臣以为殿下不如以退为进，以守为攻，避其锋芒，静待时日。”

“我乃一国储君，岂能龟缩东宫，无所作为？”太子贤生气地说。

“殿下。”张大安望了望紧闭的密室门，悄悄地说，“殿下，前有李弘之鉴，不得不防啊。”

“那，我该怎么办？”太子贤想起大哥李弘的暴卒，觉着张大安说得有道理。

“天后所虑是，殿下的文武英才。殿下不妨表面上花天酒地，游戏玩乐，而暗地里培植势力。总有高宗大帝传位的那一天。”

“说得有道理。公开对抗，无异于加深矛盾，母子相残。倒不如依卿之计，静待时日。”

太子李贤主意一定，自此以后作风大变。也不见他找人编撰、讨论学问了；也不见他骑马射箭了，操练武功了；也不见他上朝处理政事了。而是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。东宫里，一天到晚，都是丝竹之声和女人的欢笑声。



密探把太子堕落的行为迅速密报给武则天。武则天还不大相信，这一天，她在一大帮近侍的簇拥下，突然来到东宫。

东宫门口，两个看大门的卫兵正蹲在墙根晒太阳，见天后率人过来，急忙捡起旁边的枪，立正敬礼，其中一个还要先行进去禀报，让武则天的卫士给制止了。一行人长驱直入，直奔东宫的大殿。

离大殿老远就听见吹拉弹唱的声音，及推门进去，只见宽阔的大殿里，炉火熊熊，暖意如春，十几个半裸的女人正在翩翩起舞，而太子贤左手揽着一个美女，右手端着酒杯，正哈哈大笑，其变童户奴赵道生正蹲在太子贤的脚边替他捏摸着大腿。

众人各玩各的，仿佛没有看见天后等人来到。直到武则天的近侍大喝一声，旁边的吹鼓手才停下手中的活，众人也把眼光一齐投向门口，见是天后来了，这才惊慌失措地急忙跪下来请安。

太子贤把手中的杯酒干了，然后摇摇晃晃地走过去，没走几步，又一个趔趄闪倒在地，他在地上跪下，咬着舌头说道：

“儿……儿臣……见……见过母后。”

武则天看了地上的太子贤一眼，又看了看周围，半天不吱声。太子贤于是爬起来，嘻皮笑脸地说：

“母后，你怎么有空……来……来东宫看我？”

武则天不说话，只是上下打量着太子贤，半天才问：

“你一个月这样玩几次？”

“一个月……”太子贤歪着头，想了想，说：“一个月也就是十次八次，让……让母后见……见笑了。”

“你这样玩法，东宫政务又怎样处理，你可有好几天没上朝了。”

“东宫说有事也……也有事，说没……没有事也没有事，至……至于朝廷上，有母后在，也……也就足够了，儿……儿臣只……只想多……多抽空玩玩。”



“你怎么说话结结巴巴的。”武则天皱着眉头问。

“儿……儿臣喝……喝多酒了。”

武则天凑近跟前，伸着鼻子闻了闻，又拉长声音问：

“你们东宫的人，最近又编了什么书呀？”

太子贤打着酒呃，用手招呼着赵道生：

“道……道生，把……把新……新编的书拿来，给天……天后看看。”

赵道生一听，忙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过一本书，颠颠地跑过来，跪献给武则天。

武则天接过来，看了看封面的书名，嘴里轻声念着：

“《俳谐集》，这是什么书？”

“启……启奏母后，这……这是一本新……新编的笑话集，里面的俚……俚语谑趣，可……可有意思啦。母后不妨拿……拿一本回去看。”

武则天又打量着旁边那个身着奇装异服的赵道生，问太子贤：

“他是什么人？太监？”

“太监？”太子贤笑了笑，“太监还敢穿这一身吗？此乃我的同吃、同住、同睡的家……家奴赵……赵道生也。”

武则天冷峻地看着太子贤，眼里射出寒光，她一字一句地说：

“你身为太子，万事三思而后行。切不可因一时气盛，而断送大好前程。”

看着太子贤醉酒的样子，武则天也不再说什么，一转身，领着一帮人径自走了。

这一天，明崇俨奉武则天之命，去见病中的高宗。自太子弘薨后，高宗因为伤心过度，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，时常卧病在床，不能视朝。明崇俨来时，高宗刚喝过药，正靠在枕头上歇



息。明崇俨小心地走过去，给高宗轻轻地按摩着。

“明爱卿，从哪里来？”高宗有气无力地问道。

“回皇上，臣从景泰殿里来。”

“见到天后了吗？”

“回皇上，天后正在景泰殿和朝臣们一起处理政要，特叫臣赶过来侍候皇上。”

“朕卧病在床，不能视事，一切全靠天后了。明爱卿，天后这两天身体还好吧。”

“回皇上，天后这两天，时常……时常……”

“时常什么？和朕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。”

“天后这两天时常暗自抹泪。”

“天后怎么啦？”高宗欠了欠身子，问。

“还不是为了太子贤的事。”

“太子贤还是那样耽于玩乐，不问政事么？”

“可不是。天后把《少阳正范》、《孝子传》送给太子读，希望他改邪归正。可太子置若罔闻，不思改悔，依旧我行我素，成天醉醺醺地，张妓奏乐，且数名男女杂居，致使东宫迭出丑闻、朝臣失望。”

“那张大安、刘讷言成天都干些什么？”高宗生气地问道。

“张大人、刘大人也不是不劝谏，但太子像中了邪似的，谁的话也不听。以臣看，长此下去，太子非毁了不可。”

“这孩子原来是多么好的一个孩子，怎么当了几天太子就变样了。明爱卿，你给朕分析分析，这是什么原因。”

明崇俨一听高宗问这话，正中下怀，遂即展开如簧之舌，侃侃而谈：

“夫人生天地间，福祿运命早已确定。若不顾天命，强拉硬扯，势必与天相违，官鬼犯身。臣观太子贤命相不佳，根脚不正，不堪承继大位。今为皇储，实与其命相失脱，因而克害刑



冲，由福德旺相转至冲破伤坏。此所谓本宫旺相，周文王创八百年之基；大象休囚，秦始皇遗二世之祸。皇上圣明，不可不察，臣忠心事君，虑及此事，也不可不言。”

“你是说太子贤不堪承大位？”高宗惊问道。

明崇俨看着高宗，严肃地点了点头，高宗于是思前想后，疑神疑鬼起来，又问明崇俨：

“故太子李忠、李弘难道也是无福承大位？”

“从命相上来看，应该是这样的。”

“那——现在只有英王李显、相王李旦可作为太子的候选人，明爱卿看看，此二子谁最能承继大位？”高宗小心地问道。

“这个吗……”明崇俨煞有介事地扳着手指头算起来，口里还念念有词，好半天才说：“英王殿下相貌和先帝太宗最相似，其高贵自不待言，但臣观相王殿下的相貌却更加不同凡响。”

“英王和相王到底谁最堪承大位，总不能两个人都立为皇储吧。”高宗生气地说道。

“回皇上，臣确实也难以一时分清楚，不过，皇上可以组织一次考试，以测出两位殿下志向。”

“考试？怎么考试？”

“皇上，现在正是隆冬季节，上苑里一派肃杀残败的景象，此情此景，也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意志。皇上不妨组织一次游苑，让朝中大臣作陪，命英王、相王两位殿下现场作诗，以诗作论人品，以诗作评高下。不知皇上以为臣这个想法如何？”

“有道理。”高宗连连点头，问明崇俨：“这件事你和天后说了没有？”

“没说，没说。若不是皇上您问我，臣岂敢乱言。”

“这样吧，你告诉天后，等哪一天朕身体好些，天暖和些，我组织一次游苑会，现场测试英王、相王。以决定新太子的人选。”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